

歷史與空間

「鹹魚翻身」之後

■ 孫貴領

魚活着的時候，在水裡，游得自由自在，活潑快樂。即使被人抓住了，也還是活蹦亂跳，欲求一條生路。一旦被用人用鹽醃製，曬成魚乾，就成了死魚。再要翻身求解放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因此有人就以「鹹魚翻身」來形容那些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。

最近讀《史記》，就接連發現兩起「鹹魚翻身」的事情，覺得很有意思。

李廣是西漢名將。一生帶兵與匈奴作戰七十餘次，戰功卓著，赫赫有名，人稱「飛將軍」。

飛將軍也有失利的时候。

公元前129年，李廣奉命迎擊匈奴，不料在雁門山遭到匈奴重兵包圍，部隊損傷慘重。連飛將軍本人也被活捉了。儘管他又機智脫險，但因為損兵折將，按律當斬。幸好漢朝有法規：可以拿錢贖罪。李廣本是一個清正廉潔的好幹部，從不貪污受賄，但他卻有年俸二千石的收入。於是繳了一筆罰款，「贖為庶人」，削職為民，總算撿了一條命。

不帶兵打仗之後，李廣閒得難受，整天不是打獵消遣，就是以酒澆愁。這一天晚上，李廣又帶着隨從，去鄉下與人喝酒。回來時，城門已閉，隨從上前叫門。偏偏守城的霸陵尉這天也喝高了，硬是不給面子。隨從大聲喊道：「這是以前的李將軍啊！」豈料霸陵尉酒壯熊人膽，不聽則罷，一聽火氣更大：「今將軍尚不得夜行，何乃故也！」就是現任的將軍也不准違犯規定，何況你還是前任的將軍！

於是就將李廣扣留在值班室中，天亮方才放行。李廣那個氣呀，可是沒有辦法，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誰叫我現在丟了官呢！

也是蒼天有眼。過了不久，匈奴又來入侵，殺了遼西太守，還把守城的韓安國將軍給打敗了。於是武帝下詔，請李廣重新出山，拜為右北平太守。李廣一聽，來了精神，不過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：請那位霸陵尉同去。霸陵尉奉命報到。李廣一見，二話不說，當即將他「卡擦」了。

這件事，李廣做得很過分。說實在的，霸陵尉並無大錯。值班喝酒是不對，但人家卻沒有誤事，而且堅持原則，鐵面無私。違犯紀律的事，不管是誰，都得遵守。然而曾經身為大將軍、名將軍、飛將軍的李廣，卻沒有寬闊的胸懷，反而小肚雞腸，耿耿於懷。再說了，既然被貶為「庶人」，便與普通百姓無異，沒有後門可走了，沒有特權可

用了，這個時候，不能倒驢不倒架，還想讓別人來特殊照顧。千不該萬不該，李廣重新掌兵之後，竟然濫用職權，挾私報復，將一個罪(如果說值班喝酒有罪的話)不當死的縣尉給殺了。

說來也巧，前面提到的韓安國，也遇到過一件與李廣類似的事情。

韓安國也是漢初名將。他在漢景帝之弟梁孝王手下當差時，很受信任。後來，韓安國犯了法——犯了什麼法，太史公沒有明說，只是一筆帶過。但從《史記》中談到韓「貪嗜於財」、又多次行賄的情況看，估計離不開錢財二字——總之是被逮捕判刑下獄了。按說韓安國那麼大的官，應當去秦城監獄服刑才對，可是不知為什麼，卻被放到一個小縣城的監獄裡。

這裡沒有高幹牢房，待遇條件極差。這還不算，有個叫田甲的牢頭還不是東西，屢屢虐待和污辱韓安國。這讓曾經的高幹韓安國十分不快。他對田甲說：「(你把我看成燒了火的灰燼難道死灰就不會復燃麼?)」田甲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倘若死灰復燃，我就撒泡尿澆滅它！」這個小人哪裡知道，韓安國雖然犯了法，但朝廷裡仍然有人惦記着他呢。

過了不久，梁國的內史官職空缺，漢中央親自下令，讓韓安國擔任這個角色，而且是從囚徒直接提拔成年薪兩千石的高官。田甲這才知道，韓安國原來真有背景啊。於是逃得無影無蹤。韓安國放出話來：「你田甲如果不回來，我就滅了你全家！」消息傳到田甲耳朵裡，他只好硬著頭皮、脫衣露胸前去請罪。韓安國對他說：「現在死灰復燃了，你撒尿吧！」田甲嚇得面如土色，連連磕頭求饒。豈料韓安國又說：「起來吧。像你這樣的人，根本不值得我報復！」非但沒有治田甲的罪，殺田甲的頭，還很友好地對待他。

對比韓安國，李廣壓根兒沒有受到什麼侮辱和不敬。不准夜間行路，這是上頭的規定，霸陵尉照章辦事，有什麼錯？可是李廣卻受不了了，認為是故意刁難自己，出他的洋相，於是懷恨在心，伺機報復，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，而且毫不留情，格殺勿論，這也太無情無義了。再看人家韓安國。他所受的，才是真正的羞辱，面對一個小獄吏的為難與挑釁，韓對他說：你就不相信死灰會復燃麼？你就不相信我有東山再起的那一天麼？豈料那個小人狗眼看人低，反而譏諷韓：如果死灰復燃了，我就撒泡尿澆滅它。這分明是說：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還有東山再起的那一天？」韓安國被重新起用後，也是千方百計要找到那個羞辱過他的人，但卻沒有治他的罪，更沒有殺他的頭，連辭退、離崗、處分都沒有。只是讓他知道，這人世間，就像頭上的天空一樣，哪塊雲彩有雨，實在難以預料。任何時候，不要把話說絕，把事做絕，把人看扁。予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否則，到頭來吃虧的往往是自己。

《史記》上說，韓安國雖然沒有李廣那麼大的名氣和本事，但卻很會處理人際關係，該出錢行賄時就出錢行賄，該甜言蜜語時就甜言蜜語。雖然自己貪圖錢財，但所提拔、舉薦的官員，卻都是清正廉潔又水平很高的人才。

反觀李廣，其清正廉潔更在韓安國之上。他打仗時衝鋒在前，勇猛殺敵。得到獎金之後，全部分給部下，與士兵打成一片，同甘共苦。當沒有水喝時，遇到水源，士兵不喝夠，李廣不喝；糧食緊張時，士兵不吃飽，李廣不吃。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好幹部，卻一直得不到重用和提拔，年薪兩千石的俸祿，李廣竟然一拿就是四十多年！究其原因，與其待人處事時有偏狹，缺乏涵養，恐怕大有關係。「霸陵尉醉」這一件事上，足以窺斑見豹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終見破聞而出

李歐梵說，在美國「做研究生的時候，特別得到夏濟安和夏志清兩位教授的啟發」；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，「所追蹤、所師從的是英美新批評」；而夏濟安的《黑暗的閨門》，是「用非常人性化的研究方法把左翼的作家還原到人的面目」。夏志清的「新批評」，夏濟安的「人性化」，點出了夏氏兄弟做學問的方法，尤其是《黑暗的閨門》，在我文青時代，便已深受吸引，買了英文本，但懶查證原料，讀來不過癮。在此間刊物看了幾篇譯稿，亦不滿足。這不同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，早已有劉紹銘等人的中譯本了。

多年前，得讀上海復旦大學張新穎的《文學的現代記憶》，內有一篇〈讀夏濟安私記〉，其中有段談及此書，摘錄了哥倫比亞大學宋明煒給他的信：「……此書出版於夏濟安身後，關於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與衰落，到延安座談會對大陸文學界的影響。全書其實都是『敘述』。我個人非常喜歡，認為是夏濟安用文學批評的方式寫的『現代小說』。……夏濟安是有『同情心』的，他不把描寫的對象降格為『不幸者』，而是看作自己(中國)的一部分。讀來時常有切膚之感。……從材料來說，時至今日，此書或者沒有什麼新穎之處；但我依然認為，從文學的意義上，這是一部傑作。可惜在美國早已絕版，幾乎沒有甚麼人知道它了。它的中文翻譯屢經多人之手，至今沒有完成。我已經和王德威老師說好，準備從莊信正手中接過譯稿(其中林以亮先生也譯了部分)，將它補全校訂，最遲明年春天可以譯好台灣版。」

年前，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余英時《重尋胡適歷程》一書，在扉頁新書目錄中，也有夏濟安的《黑暗的閨門》。可是，大陸與台灣版本迄不見出籠，匆匆十餘載，昨於書坊赫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竟將此書中譯出來了，馬上購進。

這譯本乃王宏志集合了五位內地和香港的學子分工譯成，再由他審訂和作前言跋語。他述出版因由：「(《黑暗的閨門》)個別章節過去曾給譯成中文，在港、台雜誌上發表，但似乎效果不大理想。這次蒙劉紹銘教授及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邀請，組織譯者，全書重新翻譯，並盡可能核對原文參考資料，仔細校正，務求出版一個較精準的中文譯本來。」



■《黑暗的閨門》。 作者提供

是否「精準」，還須細讀再說。但對王宏志的視野、學識和譯功，相信大家都有信心。

回頭補述一下夏濟安，相信學界無人不知，他曾任教於五十年代台灣大學，是後來叱咤台灣文學界一眾作家如白先勇、劉紹銘、王文興、歐陽子、陳若曦等人的老師。他創辦的《文學雜誌》，更栽培了不少大作家，對西洋文學、現代主義在台灣播種，出力至鉅。1959年赴美，先後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、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和從事研究，《黑暗的閨門》就是那時的研究成果。1965年因腦溢血去世，年不滿五十歲。哀哉！

(這書既是史書，也是文學大著，值得一看。)

來鴻

■ 王兆貴

倖免於難的半部西廂



初二那年，一場猝不及防的暴風雨降臨了，學生停課，老師挨批，讀書的好年華戛然而止。酷愛讀書的我，好靜不好動，尤其不喜歡吵吵鬧鬧的大批判、大辯論。好在學校有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，他們得知我作文寫得好，就拉我入伙編小節目。可我的讀書夢沒斷，一有閒空，就把同學們寫大字報的舊報紙拿來讀，以充無書可讀的斷炊之饑。那時用來寫大字報的，除了白板紙和彩色標語紙外，就是圖書館裡的舊報紙。校園裡紅衛兵組織林立，大家都要編小報、發傳單、寫大字報，紙張供不應求。到後期，基本上是用舊報紙。圖書館裡的舊報，都是六十年代以前的館藏，領來後先瀏覽一遍，發現好文章就裁下來，帶回宿舍看。特別是一些大報文學副刊，其中許多文章出自大家手筆，文學性很強，讀後獲益匪淺。

這天上午，北風吼吼地颳着，天冷得出奇，大部分同學都乘軍宣隊卡車到縣裡參加批鬥會去了。我縮在教室裡根據《紀念白求恩》一文改編數來寶，見有位留守的同學拿來一本書，準備撕開來引火生爐子，就搶到手中翻了翻，見是上海時還書局出版的繁體字舊書，就問他是哪裡來的。儘管他有些不耐煩，又是躲閃，又是搓手，還是把這本書的來歷告訴了我。

原來，我們教室右側的學校圖書館後邊，有間破倉庫，裡邊堆放着紅衛兵抄家抄來的書。由於年久失修，那間破倉庫雖然上了鎖，卻關不嚴，是他用爐鉤子從門縫裡鉤出來的。聽他這麼一說，我就哀求那位同學說，這本書留給我吧，燒了怪可惜的。他說，你知道吧，這類書屬於「四舊」，是民國時期的「大毒草」，有什麼可惜的！留給你，大冷天的我拿什麼生爐子？我說好辦，我到外邊撿些被風刮落的大字報給你就不就得啦。就這樣，這本書硬是讓我給半路截了下來。

回到宿舍仔細一看，這本書的封面已經破損，且有水漬漬痕。封二是仿舊書簡樣式的豎線框，右上方在粗細線條嵌套的圓弧內，以橫豎混排的文字標明：許嘯天作品/加新式標點白話新體的小說。左上方豎排着兩個墨書篆字，若非左下方有「敘述體的西廂」六字，我還真認不出這本書的名字。封底是時還書局的圓形徽章，翻回頭，有一幀許嘯天先生所著社會小說《上海風月》的廣告，接下來是版權頁，天頭照例是「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」八個顯赫大字。下

方從右到左列出該書出版時間、書名、價格以及改編者、出版者、發行者、印刷者等一應事項，書名下括弧中註明裝兩冊大洋一元三角。內文紙張邊緣毛糙，已然泛黃變脆。

由於那時年少懵懂，對才子佳人之類的故事興趣不大，加之內文是繁體豎排，且又是不知上文來龍的下冊，就匆匆塞進書包裡，沒有細看。待到後來，看到《紅樓夢》中「西廂記妙詞通戲語」一章，才想起那半部舊書。於是翻出來瀏覽了一番，並到書店買了一本再版的《西廂記》對照閱讀，方知這個緣於唐代《會真記》的雜劇，無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，還是情節的鋪排、語言的熔煉，都是那麼鮮靈活潑，情趣盎然。即便是原劇中的道白和唱詞，讀來也毫無雕琢滯澀之感，有的只是通俗流暢，本真自然，曼妙靈動，委婉舒緩，唇齒生香，韻味無限。不要說「曉來誰染霜林醉，總是離人淚」，也不要說「隔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」，僅是那句「四圍山色中，一鞭殘照裡」，就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語言藝術的魅力，不在於形式和辭藻，而在於形象和內涵。把《西廂記》當作愛情故事來讀，當然未嘗不可，若能再昇華一步，從中悟得文學藝術的美妙，乃至人生境界的真諦，那就稱得上「聞得書香知真味」了。

打從識字那天起，我就特別喜歡看書。但因家境不寬裕，父母能供我上學就不錯了，要錢買書看想都不敢想。即便被稱為「小人書」的連環畫，也難得能買上一套。生不逢時，無書可讀，就更加飢不擇食，但凡能看到的讀物，哪怕是糊牆的報紙、包雜物的書頁或沒頭沒尾的半拉子書，也不嫌棄，逮到就看。大約是我太愛書了，儘管當時並不知道這本民國十二年出版的半部書有什麼價值，卻還是悄悄地收藏起來並保留到現在。於今想來，幸虧那時我還沒什麼心機，感受不到收藏「毒草」的嚴重後果，否則，這本書就變成爐膛灰了。



■《西廂記》。

網上圖片

水調歌頭·夢出雁門關

舊甲簪新朶，信馬過荒關。忽驚啣草搖影，沉角起長川。一戰金鳴十載，失道血噴三尺，都付野雲寒。石綠縫鞞鼓，鐵紫斷腰環。

風非昨，山依舊，日如丸。登高把酒，餘火吹冷只蒼天。多少功名堪勒，幾寸丹心可鑒，無負月虧圓。雁叫疏星裡，不語是流年。

■ 范詩銀

■ 青絲

日食天戒

古典瞬間

乾隆六十年(1795)正月初一，京城出現日食，一時間天地昏暗，日色無光。已經84歲的乾隆皇帝惘然大驚，趕緊下令撤銷所有新年筵宴，並停止接受群臣的朝賀，獨自在宮中反省自己的過失。

在古代，發生日食被視為是天子失德的表現，尤其是新年第一天發生的日食，更是被歷朝歷代引為天戒。一生自認為賢能英明，向以有為之君自居的乾隆，沒想到在自己的晚年會接到這種「上天的警告」，因而非常在意。巧合的是，到了正月十五這天，又出現了月食的現象。日月交食，使得乾隆因恐懼擔憂而心神不定，忐忑不安。

在現代，人們都知道日食和月食是極其正常的自然現象。日食是月球運行到地球與太陽中間，遮蔽陽光所形成。這一現象一定是發生在月朔，即農曆每月的初一。月食則是發生在月望，即農曆每月的十五，地球處於日月之間所產生的蔽月現象。然而在古代，日食和月食被認為是天狗吞食日月所導致，為不吉之兆。《日蝕說》云：「日者，太陽之精，人君之象。君道有虧，有陰所乘，故蝕。」由於日月也是君后的象徵，日食也被與皇帝的德行聯繫到一起。《續後漢書·天文志》曰：「以顯天戒，明王事焉。」認為出現日食和月食，是皇帝處政失誤，行為愆德，上天給出的警示，皇帝要及時省察自己的過失，從中汲取教訓。唐代天文家李淳風在《乙巳占》裡又進一步指出日食的不吉，可以應驗在很多方面，諸如君死、國亡、兵亂、天災等等。

就在乾隆正為日月交食而擔憂的同時，苗民石柳鄧在貴州率軍起義，引發多地的苗民響應，令乾隆大為震驚。在他看來，事態似乎正在朝着上天預示的跡象發展。而他早在67歲時就下了一道諭旨，說不敢與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相比，如果自己御政到了60年，就禪位給太子。如今面對「上天的警示」，乾隆一方面深自省察己身過失，同時也趕緊兌現當日的諾言。他先是在這一年的九月

初三，在勤政殿召見所有的皇子皇孫以及大臣，冊立皇十五子顥琰為太子，宣佈自己來年歸政，並有免來年的地丁錢糧。

同時，乾隆還大力整頓吏治，在兩個月裡查處一批貪贓枉法的大吏，向上天表明自己禮賢遠佞、勤政愛民之心。前閩浙總督富勒渾，因在任內索取鹽商的賄銀五萬五千兩，又對總兵柴大紀的貪劣行為負有失察之責，之前已兩次下獄。乾隆六十年九月初八，富勒渾再一次被發配到熱河贖罪。九月初九，受富勒渾推薦上任的前閩浙總督雅德，因在任內索取鹽商的賄銀四萬五千兩，被查抄家產，發配到新疆伊犁贖罪，並只能自己籌措旅費，前往流徙之地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三位前黑龍江將軍都爾嘉、明亮、舒亮，都因在任期內有倒賣貂皮獲利的行為而獲罪，分別被處以杖流、論絞和流放烏魯木齊的刑責。十月初九，原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，被查出在任內侵吞庫銀八萬五千兩，收受鹽規銀十五萬兩，同時又接受廈門同知黃奠邦的賄銀九千二百兩，抄家時，從他家裡共查出四十多萬兩銀子，如意一百多柄。同案的福建巡撫浦霖，被從家中查抄出二十八萬兩的存銀，七百餘兩金子，另有價值六萬餘兩銀子的房產。被一鍋端出來的還有福建按察使錢受椿，被查出在審理械鬥命案時收受賄賂，有抽換案卷，貪墨欺敗的行為。覺羅伍拉納、浦霖、錢受椿三人皆被斬首，家人則被發配到伊犁戍邊。

乾隆沒有想到的是，他煞費苦心所做的這一切，並不足以覺悟反正，去除過失，因為最大的頑鼠就在他的身邊。是時，深獲乾隆寵信的和珅主掌國政已近二十年，玩弄權術、受賄勒索、賣官鬻缺幾乎成為了當時官場上的通行機制，「盛世」的背後，已經顯現出沒落衰敗的跡象。因而，當正月裡發生了日食和月食之後，人們在私下裡都認為這是上天針對和珅貪婪專擅、恣肆妄為所做出的告誡，只是乾隆懵然不知而已。直到四年之後，嘉慶親政，賜死和珅，籍沒了他的巨額財產，才算是真正地回應了這個「天戒」。